

川海文心

春来观古品笋趣

■邱俊霖

唐朝诗人白居易爱吃春笋，至于怎么吃，他颇有心得：将笋放到蒸米的锅中与米饭一起蒸熟，让春笋的清香与米饭融为一体。吃过笋后，白居易还劝朋友：“且食勿踟蹰，南风吹作竹。”（《食笋》）这么好的人间美味，该吃的时候不要犹豫，晚了可就吃不上了啊！

为了能够时常吃上鲜笋，古人也是想尽办法。宋代僧人贊宁专门编著了一部《笋谱》，里面记载了一个“生藏法”：用大陶缸将新笋扣住，并以湿泥封住缸沿缝隙，通过隔绝日光与暖风，可以延缓笋头的生长期。等到鲜笋生长时节过了，人们依然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鲜笋。

宋代苏轼是个著名的“吃货”，被贬黄州时，他曾写过一篇《猪肉颂》，记载了猪肉的烹饪之法。相信在春天炖肉时，苏轼一定会加入春笋。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的苏轼刚到黄州时，便记录了他居住的寓所周围的环境，而且还乐观地提到：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（《初到黄州》）长江环抱着城郭便知道这地方盛产鱼鲜，周围的群山之中竹林遍布，仿佛站着便能闻到阵阵笋香。

想来明代吴承恩也一定是很喜欢吃笋的，因为在《西游记》里便出现了很多次笋的身影。古人和现代人一样，也喜欢吃

泡辣笋。在辣椒还没有传入我国的时候，古人便用姜泡辣笋。唐僧师徒取经归来，在唐太宗办的宴会上，就有一道“姜辣笋”。此外，笋因为味道鲜美，还是熬汤的好食材，比如《红楼梦》中便提到过“酸笋鸡皮汤”和“火腿鲜笋汤”。

绍兴破塘的笋也很有名。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在绍兴城南曾有一座“天镜园”，园内湖泊与外界水路相通，每年春天，挖掘破塘笋的船只都要从这里借道经过。张岱任采笋人来往

自由，于是，每次满载而归的采笋人都投桃报李，总会选一只最好的大笋送给张岱。采笋人赠笋的方式颇为新奇：经过天镜园时并不多作停留，而是把大笋向水面一扔，高喊一声“捞笋”后即划桨轻驰。园丁听到招呼声，便划小船而出，此时采笋人多半不见了踪影，园丁只得将漂在湖面的大笋捞回。

张岱形容破塘笋形如象牙，如雪般白，像花藕般嫩，像蔗糖般甜。他认为好的笋子，只需要使用最简单的烹饪方

式，直接煮熟就好吃到无以言表。不过，每回吃笋的时候，张岱还是心中有愧：自己并没有付出什么劳动，却吃到了如此鲜美的春笋，实在是惭愧。

和张岱的白煮笋不同，清代知名“吃货”袁枚吃笋的讲究可不少。袁枚大概不太喜欢吃白煮笋，他觉得笋既可以搭配荤菜也可以搭配素菜，而且还提出了注意事项：“切葱之刀，不可以切笋。”不然，笋的鲜味就被破坏了。笋可以当作配料，比如制作鸡丁或者段鳝的

时候，可以加入笋丁或鲜笋。单独吃笋，花样也多，比如可以“取鲜笋加盐煮熟，上篮烘之”，制作成为笋脯。此外，袁枚还提到过一种“人参笋”，即将细笋制作成如人参形，再加上蜜水的吃法。这种吃法在当时的扬州颇为流行，且价格不菲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竹子性喜暖，在中国南方长势喜人，可要到了秦岭淮河以北的地方，其长势便大打折扣。三国时期的《笑林》里有个“汉人煮筭”的段子，说的是汉中地区有个人到吴地去，吴人用筭来招待他。他不认识，这个吴人模糊地解释说：“这是竹子。”汉人觉得竹筭味道鲜美，回家后便拿着家中的竹席去煮，却怎么也煮不烂。于是他对妻子抱怨道：“吴人真狡猾啊，竟这么欺骗我。”这当然只是个夸张的故事，但也说明在科技并不发达的古代，北方部分地区并没有广阔的竹林分布，不少人还真不能时常吃上筭。

当然了，也有一些人本就是不爱吃筭的，比如杜甫是一位资深“爱竹人士”，他还写过一首《咏春筭》：“无数春筭满林生，柴门密掩断行人。会须上番看成竹，客至从嗔不出迎。”春筭生满竹林，柴门和小路都被挡住了。即便如此，对那些踏着新筭来看竹林的人，杜甫也生气地不欢迎他们。想必如此爱护春筭的杜甫，是不愿意吃筭的。



烟火人家

挂在墙上的家庭“福袋”

■赵自力

小时候在老家，一进门的地方，父亲总要挂个布袋。

布袋不大，却像魔术师的帽子，总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。这对我和妹妹来说，绝对充满了吸引力。

放学回家，书包还在背上，就迫不及待地要看布袋。布袋挂得不高不矮，我和妹妹踮起脚刚好够得着。来不及搬把椅子垫脚，手就伸向布袋里去，总能摸出一些东西来，如一把花生或者几颗炒熟的板栗；运气好时，从里面还能摸出几颗糖来。遇到农忙时节，父母要赶着栽种或者收割庄稼，回来就会晚些。这时，布袋里往往放着两颗煮熟的鸡蛋——父母担心我们饿

坏了肚子。

等我们认识一些字后，墙上的布袋里开始有了新的东西，如一些小纸片，上面写了简单的几句话。“锅里有馍，吃了上学”“出门记得把门锁好，钥匙放在老地方”，这些是最常见的。为抢时间，父母带干粮到田地里，不回家，把嘱咐的话写在纸条上。我和妹妹虽然识字不多，但也大概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我那时比较顽皮，也常常在纸条上回复一下，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，现在想想挺有意思的。

布袋里也藏着时令密码，什么东西出来了一摸就知道。母亲总喜欢放吃的东西，如春天的苕干、夏天的野莓、秋天的山楂、冬天的野核桃等等。母亲爱花，有时也放些野

花在里面。花多半被妹妹拿去了，我对吃的和玩的更感兴趣些。父亲就不一样，他喜欢

带一些激发我们兴趣的东西，然后藏在布袋里，一次次惊喜着我们的眼睛。比如河里的圆石头，带着各种颜色很好看，上面的图案还引人联想，别有一番意趣。有时父亲会很用心地做一把弹弓或者一把小木刀放在布袋里，这会使我这样的“猴孩子”开心地叫出声来。有一次从布袋里摸出一只浑身光滑的大青蛙，皮肤黄绿、眼睛鼓鼓，妹妹吓得要哭，我爱得要命。最过瘾的一次，我从布袋里摸出了一只小乌龟，每天捧着上学放学，后面跟着一帮想看乌龟、摸乌龟的“小跟班”，真是“风光无限”。可惜的是，那只小乌龟

有天趁我上体育课时，翻出书包不知道溜达到哪儿去了，再也没找到。

我和妹妹上初中时，那个布袋里往往放有一些书。那时我们一个星期从学校回家一次，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布袋里有什么书，然后贪婪地读起来。傍晚父亲回家，不管多忙都会陪我们读书，偶尔还要谈谈体会，因为那些书他已先睹为快了。我们三个人就着灯光看书时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母亲常常笑着说我们是三条书虫。现在想想，和父亲一起读书，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我们参加工作后，老家修葺一新，进门的地方父母仍旧挂个布袋，好像不挂就少了点什么似的。布袋里装着母亲的药、父亲的火机，或者一些

小玩意儿。父亲仍旧喜欢带些稀奇的东西放进布袋里，只是我们没有像儿时那样去翻了。布袋往往鼓鼓囊囊的，隔段时间就得被母亲清理一下。

如今偶尔回老家，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学着儿时的样子去摸墙上的布袋，看看有什么新奇的东西。这样做总会让我感觉像是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。有时摸到一小把零食，放在嘴里似乎还能嚼出儿时的味道来。

后来父母还搬过一次家，进门的墙上挂个布袋的习惯也一直保留着；布袋用破了再换个新的，那个位置没空过。我喜欢跟朋友们讲我家布袋的故事，并告诉他们，父母挂在墙上的布袋，也是我家装满幸运和温馨的“福袋”。